

李敖文集

卷上也一應俱全

冷眼看台灣

一應



想
想於作
詒別人不懂
詒於作
詒別人不懂
李敖最愛

李敖文集(第一辑)

冷眼看台湾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李敖文集 (第一辑)

李 敖 著

责任编辑:徐吉征 刘德来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4印张 10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 080 000字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8000册 定价:65.00元

ISBN 7-5387-0958-4/I·915

编者的话

李敖是誰

司 空

大约八十年代初吧。一天，李敖走进台北的一家书店，问是否有胡适的书。不料，书店的服务生反问：胡适是谁？这让李敖大为感慨。

李敖也许想不到，十年后的今天，这感慨的对象又落到了他自己头上。当我把二十本台湾版《李敖作品精选集》堆在桌上，准备炮制出一套大陆版时，身旁的两位同龄朋友问我：书印得这么精致，李敖是谁呀？

不知李敖先生听到此语又将做何感想。

也许李敖根本就不介意。李敖是历史学家，历史学家是最了解中国人的禀性的。而中国人的禀性之一不就是最具历史感又最健忘吗？说具历史感，是因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五千年历史的神彩。说健忘，是因为多数人脑中的历史是空白。他们不读书也根本不去思想，而没有思想的头脑又怎能记住思想家。

四百年前，李家就出过一位大思想家。在那万马齐喑，独尊儒术的时代，他却敢以生命做代价去非孔子、否六经。此举

可谓千年沉寂中的惊雷。然而，这又在多少国人脑中留下了痕迹呢？今天，你打开泉州地图，却找不到李贽故居；走到泉州南门，也问不出李贽故居（故居就在南门外的万寿路上）。当地人甚至还会反问一句：李贽是谁？

如此说来，李敖先生确应不介意了。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禀性，你介意又有何用。

作为中国人，李敖确有不幸。虽然他曾“二进宫”，却得不到伏尔泰所得的荣耀与辉煌。李敖又是幸运的。当年李贽的著作一焚于万历，再焚于天启，他本人也以血成仁。而李敖的著作虽也曾遭禁，但今天，他却可以自由自在地编着自己的文集，自豪地看着他的书一本又一本本地进入寻常百姓家了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李贽是谁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中国人何时才能知道自己最缺少的是什么。

至于要了解李敖，只要你读他的文集也就够了。

1995年10月于京西浴风阁

落何人報大仇，明珠豈肯做暗投？
信手翻千古案，我以我血鷹黃尤。

李耘



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。也许多年以后，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。

——李 敖

目**录**

自序	1
最坏外省人,最混台湾人	4
坐失四方台湾人	7
黄狗的窃笑	9
不为贤者讳,却为汉族讳	11
怀念郭国基先生	14
向高牧师高牧娘致敬	29
哪面党旗不该烧?	32
用他们的规则,出他们洋相	35
施性忠的真精神	46
真和尚与真净土	49
施性忠才是真和尚	56

目 录

和尚与手淫	61
给我的台湾人朋友	68
向坐轿者还颜色	71
为苏东启苏洪月说公道话	74
选翁金珠的道德意义	81
泥罐、铜罐与共识	83
别为盗贼上陈条!	92
民进党员怎样给人民看得起	94
迟来的朋友,不算朋友	97
找康宁祥算帐!	109
对黄信介、张俊宏、魏廷朝	
出狱的杂感	128

目**录**

谁叫出了“先知”?	154
“青天大番薯：小的有冤上诉!”	156
岂可接受国民党的羞辱!	164
林正杰，先亮一手给你看！	173
船上与岸上·白人与黄人	177
谁假造了事实?	181
他们不向“国民党法院”告人吗?	185
望望东方望	190
历史上没有文天祥?	197
还是去抓蒋经国吧!	200
党外就可以赖帐吗?	202
尤清系刊物怎样造谣?	205

目**录**

乱世浩劫二例	212
“澄社”的嘴脸	215
说小人，则藐之	217
文昌是谁？	220
仁慈的残忍	222
难道不是“台湾省海基会”么？	224
叶菊兰与江青	226
海峡两岸二二八	230
没有水平的台湾土蛋	233
台湾真是个怪地方	235
叫人看不起的连线	237
向东洋人脱裤子	239

目**录**

台湾人玩政治的水准	241
我最难忘的一件木雕	244
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	248
我最难忘的一片小湖	253
我最难忘的一套条例	256
我最难忘的一个组织	260
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	264
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	268
我最难忘的一位烈士	291
我最难忘的一个将军	298
我最难忘的一位教授	323
我最难忘的一位残障人士	326

目**录**

道德与法律之间	336
谁假托了魏廷朝的话?	347
弟子多变,吾不欲观之矣!	353
如此道歉	359
“捏造法”与“活埋法”	364

自序

我十四岁来台湾，转眼四十年。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，始终未能出境；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，我也忽焉老矣，也懒得出境了，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。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，有道是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，我住台湾四十年，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，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。但是，傅斯年的溢美，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。只是今日田横，也合该只做单干户，自己去田去横，没人要跟你玩命。所以，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，但是，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，则是生错了时代、也弄错了地方。

我在台湾，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，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，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。对大陆，我并没有乡愁；

对台湾，我也不曾寄旅。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，它是我的战场，但却不是我的敌人。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，它太小了。虽然我也以东方朔“恐侏儒”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，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；但是，基本上与心境上，我只是“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而已，我真正的心，在遥远的所在，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，也是时间的。

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，对大陆和台湾，我既了无乡愁，也不怀寄旅。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，我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，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；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、通讯的不方便。这些因素，在我们现代化以后，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，所以乡愁的意义也就越来越没意义。古人的诗里有“却恐他乡胜故乡”、“此心安处即为乡”的境界；有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何处不青山”的境界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。台湾是我成长之地，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，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，我却深知我是“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”，我不喜欢台湾。但是，大陆对我说来，也是“江湖寥落尔安归”的局面，我喜欢多少大陆，也是可疑的。

七年前，我写信给一位朋友，说：“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，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。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，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（Elba）岛上、在圣赫勒拿（St. Helena）岛上，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。许多年以后，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。……”四年前，我又引申此意，写给另外一位朋友，说：“请注意，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，而不是东，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。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、大陆的动脉，虽然那个根、那个动脉，已经一片浩瀚、荒凉

与死寂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，他偷渡出关，直奔昆仑之西，面对一片浩瀚、荒凉与死寂，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，真是中国第一豪杰。”

生错了时代、弄错了地方，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，沦落成东海布道，并且布得天怒人怨。但是，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，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。

王安石的一首题作“梦”的诗，我最喜欢：“知世如梦无所求，无所求心普空寂。还似梦中随梦境，成就河沙梦功德。”（译成白话是：“人生如梦，有什么好追求的呢？什么都不追求，我心如止水。可是，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，我为人间，留下数不清的功德。”）台湾对我说来，是一个诗人康明斯（e. e. cumming）嗜痂下的小写字母，虽然不论怎么放大，限于格局，也是小写；但在因寄所托之中，亦聊以放浪形骸，留下数不清的功德，以垂后世。这本牛刀杀鸡之作，“诙达多端”、“朔皆敖弄”，纵平阳之虎，犹欺犬也。台湾何幸，有李敖俯仰于斯，且得其冷眼，以匹夫灵气，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。噫！微斯人，岛与谁归？

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

最坏的外省人， 最混的台湾人

——给李录诗的信

录诗：

转来吕嘉行先生的信收到。关于香港文艺风出版社拟出《李敖选集》事，我想一切都烦嘉行先生处理，嘉行先生为深知李敖者，由他亲选，比我自己选还客观。选完后，无须给我看，我完全信任嘉行先生的眼光，并请他代写一序。请代我谢谢他。著作年表部分可据《千秋》四十三《李敖五十年表》由他改订。照片部分因五十以后，厉行照片管制（此学自宋美龄者也）就烦他另外设法了，当然用越年轻的，越好。（人一老了，实在没啥好看。）

真是好久不见了，也一直不知道你和新郎已经远赴阿美利加（直到前几个